

SEALING SWORD

尘封四十年的战争传奇 硝烟散尽后的寻亲历程
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 荡气回肠的战地情怀

埋葬的利剑

于京旭 水能沉 / 著

【中美联手投入重金 精心打造史诗巨片】

根据本书改编电影故事片《埋葬的利剑》【暂名】

美国好莱坞与中国江西出版集团·中视精彩影视传媒机构联袂邀请

读者诸君赶赴醉美视觉艺术盛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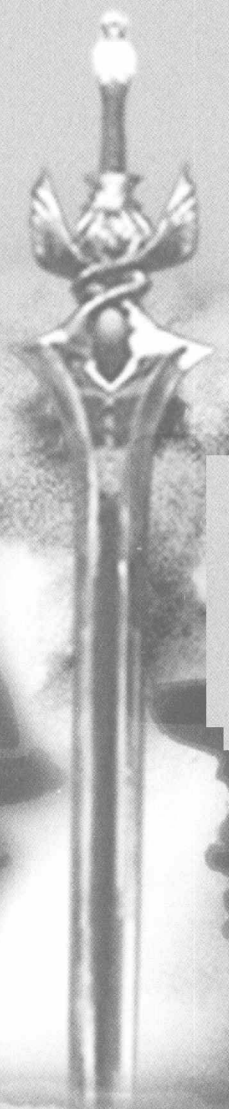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埋葬的利剑

SEALING SWORD

于京旭 水能沉 / 著

漫漫流逝的岁月
既会揭开一切鲜为人知的秘密
也会埋葬一切人所共知的事实
——作者题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埋葬的利剑/于京旭,水能沉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5

ISBN 978-7-80742-599-1

I.埋… II.①于…②水…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6634号

埋葬的利剑

于京旭 水能沉/著

策 划	钟健华
责任编辑	钟健华 姚雪雪
美术编辑	方 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791/8368111)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2.5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4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599-1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邮编 3300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人间最凄惨、悲哀的事情。张国栋捧着怀表告诉卡尔·安德森，他们的儿子死于同一时刻。中国有句古话：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是中国这句古话指的是异性兄弟，不想却应验在两个敌手身上。卡尔·安德森感到遗憾，他认为这不是年轻人的错，他们都是真正的军人、是英雄。张国栋问卡尔·安德森，儿子死了再也不能复生，我们活着的人该怎么办呢？卡尔·安德森回答：我认为这个世界应该回到你们中国那句古话的真正含义中去。两位老将军告诉孙子、孙女和在场的所有人，中美两个国家不要战争，要和平、合作。因为中美两国和平相处将是世界的福音，如果这两个世界上的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将是世界的灾难，人类的灾难。

美国·华盛顿

中午的太阳把大地晒得像一锅稀粥，肉眼都能看到周围晃动升腾的热浪。卡尔·安德森甚至担心自己的梅塞德斯轿车开不到五角大楼就会熔化在高速公路上。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仪表盘，空调器已经开到了最大限度。他忽然想到轮胎在高速高温的作用下会不会爆炸呢？于是他松了松油门。

满头银发的卡尔·安德森虽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却仍然保持着强健的体魄。这得益于五十多年前就读于西点军校时良好的体育锻炼，他曾是校橄榄球队的主力队员；当然，更得益于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他从一名士官一步步晋升为少将。

作为一名军人，卡尔·安德森有着显赫的经历，他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以及冷战时期美军的一些军事行动。

1944年7月间，毕业不到一年的卡尔·安德森就从刘伊斯堡调往欧洲参战。妻子詹尼弗那时已经怀孕，但血气方刚的安德森仍然义无反顾地奔向战场。他没有赶上诺曼底战役，并且当他踏上硝烟未散的奥马哈滩头时，瑟堡和冈城这两颗钉子也刚刚拔除。他对自己没来得及参加世界军事史上最壮观、最值得夸耀的跨海登陆作战而深感遗憾。然而，当他成为布莱德雷将军率领的第一集团军参谋部的一名见习军官后，遗憾的心情顿时荡然无存了。因为他清楚地了解了整个战场的形势，战争才刚刚开始，滩头阵地还很狭窄，缺乏纵深保护。隆美尔的坦克大军随时都有可能冲过来，把他们碾得粉碎。战争是残酷

的，不是身着军服的旅行。卡尔·安德森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危险、最惊心动魄的上百个日日夜夜。尤其是在阿登森林战役最初令人沮丧的两周里，德军突如其来的勇猛进攻逼得人们都快发疯了。恰巧这时他的妻子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他捧着儿子的照片向上帝祈祷，熬过了那段充满恐惧的日子。北线的蒙哥马利和南线的布莱德雷终于展开了反攻，把德国人打得屁滚尿流。此事令安德森念念不忘，以至于多年后一提起这段往事他就说：“是我的两个儿子给了我好心情，否则我早就疯了。”

但是，卡尔·安德森现在只剩下大儿子乔治了。小儿子卡尔·汤姆像父亲一样毕业于西点军校，却于1967年在越南战争中失踪。二十多年来，卡尔·安德森多方查找仍然查无音信，直到他从陆军后勤部门采购计划处处长位子退休时，也只知道从退伍军人协会的克利特德斯·布彻那里得到的一点点情况。布彻先生曾是一名中校军官，越战时期指挥过一支特种部队。卡尔·汤姆上尉率领的一个“绿色贝雷帽”小分队就曾临时归布彻中校指挥。布彻中校奉命派遣汤姆上尉执行的最后一次任务是绝密的，正是这次任务使汤姆失踪了。至于是怎样失踪的就成为一个谜，布彻先生无法提供进一步的情况。卡尔·安德森将军的心被失子之痛折磨了二十六年。这期间，他通过国防部和退伍军人协会的各种寻找越战失踪人员组织咨询、查找也没有丝毫进展。尽管近年来越南政府提供了积极的帮助，但毕竟因为事隔多年，缺乏线索，此事只好作为一个悬案搁置起来。

今天上午，卡尔·安德森正要出门，忽然接到国防部斯考克·罗夫特中校的电话，要求马上见到将军，是为了卡尔·汤姆的事！罗夫特中校曾是安德森将军的下属，对将军像父亲一样尊敬，这种友谊并未因将军退休而淡漠，反而更加深厚。中校考虑到安德森将军的年龄，主动承担起与几个寻找越战失踪人员机构的联系工作，定期向将军通报情况。电话中，罗夫特中校的语调明显地透露出激动之情，安德森相信对方一定是得到了什么重要情报。但罗夫特中校声称事情很复杂，坚持与将军面谈。于是卡尔·安德森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急不可耐地开车上了路。

卡尔·安德森已经十多年没有开过快车了，往常从他的郊外别墅开车进城大约需要40多分钟，而今天只行驶了20多分钟就看到了华盛顿纪念碑。这时，他已驶上了宾夕法尼亚大街。

位于波托马克河畔的五角大楼表面上看起来丝毫谈不上美感，甚至有些呆板、沉闷。但这里却是世界上最神秘、最具传奇色彩的地方，世界上每一个

角落的风吹草动几乎都与这座五角星形的五层大楼有关。这里发出的指令曾决定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失败曾使它蒙受耻辱，入侵古巴、格林纳达、多米尼亚，出兵黎巴嫩、制造霍尔木兹空难又使它背负骂名，教训利比亚狂人卡扎菲、从巴拿马逮捕诺列加使美国充当世界宪兵的嘴脸暴露无遗，而沙漠风暴也的确让全世界不得不对五角大楼的实力刮目相看，毕竟这座大楼里的人指挥着全球最强大的空中、海上战略打击力量，这种力量所具备的高技术精华改变了一个时代的军事理论。卡尔·安德森军生涯的最后五年就是在这座大楼里度过的，这也是他引以为自豪的一段经历。

卡尔·安德森持有特别通行证，因此他很顺利地通过了层层警卫，乘电梯来到三楼。斯考克·罗夫特中校已在电梯口等候着他。

“嗨！”安德森走出电梯，“我亲爱的中校，这种天气把一个老头子招来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在像一块巧克力被溶化之前，幸亏我赶到了这里，感谢上帝。”

罗夫特握住将军的手摇动着，笑道：“看来您的气色不错，我的将军。我们去喝一杯怎么样？冰镇的，它可以使您恢复到险些被溶化前的状态。我请客。”

“这个主意不错。”卡尔·安德森微笑着，跟随中校朝近处一架冷饮自动售货机走去。

在斯考克·罗夫特中校的办公室，卡尔·安德森将军得到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情况是这样的，将军。”罗夫特取出一个记事本，“今天早上我接到克利特德斯·布彻先生的电话，他找到了一个叫切尼·霍尔沃斯的人。此人在布鲁塞尔一家航空俱乐部任教练，越战时是陆军‘空中骑兵’的驾驶员。您的儿子最后一次执行任务乘坐的就是霍尔沃斯驾驶的UH-1型直升机。”

“他们在什么地方降落的？”安德森急切地问。在此之前，他从克利特德斯·布彻嘴里仅仅得知，儿子当年执行的任务是率领一支特遣队潜入越南北方，侦察胡志明小道一带的重要物资基地，找到它并指引空军进行轰炸。至于特遣队的具体着陆点，布彻先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也难怪，谁都会忘记一些事情的，今天能得到直升机驾驶员的消息真是意外之喜。

罗夫特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地名，安德森迫不及待地欠身看着，小声嘟囔道：“美……浓？”随即他站起来快步向墙角那个地球仪走去。

“将军，那上面找不到这个地方，它太小了。但是霍尔沃斯提供了它的

坐标。”说着，罗夫特照着记事本抄下了美浓的经度和纬度。

安德森轻轻推了一下地球仪，这只微缩的地球无声地转动着。“太好了！”他快步回到办公桌前，抓起那张纸，“我立即去越南！能帮我安排一下吗？”

“将军，您别着急。”罗夫特微笑着，“看来，您在去越南之前还得跑一趟纽约。”

“为什么？”安德森瞪大了眼睛。

罗夫特有些神秘地眨眨眼，笑道：“实际上霍尔沃斯提供的东西并不重要，更惊喜的消息在等着您哪！”

“在纽约？”安德森惊奇地盯着罗夫特。

“是的。克利特德斯·布彻先生现在调到纽约的办事处任职，他坚持要将军您去一趟。因为他根据线索又为您找到了一个人——您儿子的手下，幸存者！”

兴奋使卡尔·安德森将军使用了四十多年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粗话：

“他妈的，太棒了！”

吃晚饭前，卡尔·安德森终于和纽约的克利特德斯·布彻通了电话。他们约定明天中午在纽约见面。

女佣照例在晚餐后离去。尽管心情极不平静，卡尔·安德森仍然遵守着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晚餐后散步半个小时，然后在起居室喝上一两杯茶。他喜欢喝中国茶，因为那淡绿色的神奇饮料飘散出来的芳香能够给他带来舒适感。

卡尔·安德森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喝着茶，目光投向墙上挂着的几副镜框，那是妻子詹尼弗在各个时期的照片。詹尼弗是个金发美人，当年西点军校的各类聚会上，詹尼弗总是被人邀请跳第一支舞曲。在众多的竞争者中，安德森是胜利者，妻子是他的骄傲，婚后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甚至连吵架斗嘴的事都不曾发生过。为了使生活不至过于平淡，他们甚至试着故意分开几个星期，并约定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打电话。但他们没有一次能坚持下去，总是不约而同地溜回家。他们终于发现，自己与对方是多么与众不同的一对，谁也离不开谁。后来就不再上演这种滑稽剧了。可是，1968年，厄运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致命的一击，军方正式通知，他们的小儿子卡尔·汤姆不见了。“失踪”这个与死亡差不多的同义词所造成的绝望改变了詹尼弗，她变得忧郁寡言，她精神崩溃了。1982年的圣诞夜，詹尼弗丢下丈夫和几位客人独自开车出



去了。两小时后，卡尔·安德森被叫到警察局，妻子已经死了，车子冲进了波托马克河，詹尼弗美丽的脸庞被碎玻璃划开了好几条伤口，鼻子和嘴巴塞着波托马克河底的淤泥。安德森痛不欲生，他发誓要在有生之年找到儿子，告慰爱妻的亡灵。

十一年来，安德森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女人，他总是在晚上喝茶时静静地凝视着照片中的妻子，回忆过去那一幕幕甜蜜的生活片断。今晚，他在心里默默地对妻子说：“嗨！亲爱的，我就要找到我们的小汤姆了！”

忽然，卡尔·安德森想到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抓起电话听筒，迅速地拨了一串号码。

“嗨！”电话通了。

“乔治，是你吗？”

“爸爸！”远在法国的乔治话音中透出惊奇，“出了什么事吗？”

“噢……”老人顿时想起自己忘了时差问题，“对不起我的孩子，我有些昏了头，的确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卡尔·安德森简要地向大儿子介绍了情况，最后要求让孙女艾丽丝尽快飞回华盛顿。他说：“明天我从纽约回来后，随时有可能去越南，估计在那里的寻找工作很费时间，因此我需要我们家的小公主。”

乔治的公司总部设在法国，女儿艾丽丝是他的得力助手。但父亲刚刚通报的事情太重要了，寻找兄弟也是他的夙愿，其迫切程度并不亚于父亲，因为他从小就对这位晚出生十几分钟的兄弟怀有深深的敬意。他爽快地回答：“爸爸，请您放心，最迟后天，您的小艾丽丝将亲手为您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你们到越南之后给我来电话，需要的话，我随时可以赶去与你们会合。上帝保佑您，我亲爱的父亲！”

第二章

6

中国·北京

独立的小院子坐落在香山脚下。高高的院墙被爬墙虎遮得密密实实，想看到一块墙砖都挺难。院墙四周高大的树木向院子里伸展着枝杈，使五间古香古色的正房和三间西厢房都显得矮小了。房子的建造年代估计是在清代，木质梁、柱上的红漆皮已经斑驳脱落，裸露着长长的裂缝。不过谁都知道，别看房子陈旧，不够级别的人还住不上哪。

初夏，清晨，太阳刚露脸，知了就不歇气地鸣唱起来。一位瘦高个儿的老人推开纱门，走下台阶。他穿着一身雪白的真丝中式裤褂、千层底圆口布鞋，红润的面庞棱角分明。别看他那稀疏的白发不足以覆盖头顶，但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像年轻人一般闪亮。

老人在院子里缓缓踱步，摇摇臂膀、扭动几下颈部，然后在院子当中站定，做了几次深呼吸后，双手缓缓抬起，同时双膝微弯，左脚后撤一步，上半身随着手臂的动作前倾、后仰。他的手臂时而状似柔软无骨，时而又在虚空中有力地一击，或是肩头突然向某个方向一撞。内行人一看便知，这位老人身手实在不凡，他似乎在练一种太极功法，但姿势和动作既非陈式太极也非杨式太极，倒像是人们常说的民间祖传武功。

住这种小院又有一身功夫的人的确不是普通人，必有一番传奇经历。

老人姓张名国栋，七十四岁，山东济宁府人氏，武术世家。祖父以上好几代人均以保镖为业。家传武功以太极心法为主，也有几乎轻易不露的绝活



儿。曾祖父曾在咸丰末年中过武举，访友千里未遇对手，可见张家武功不凡。张国栋自幼习武，人又厚道，深得村里乡亲们的敬重。

张国栋十九岁那年，日本人打到了山东，李宗仁带着几十万军队和日本人打得天昏地暗。开头听说把小日本打得够戗，可没几天就吃了败仗，往南边跑得无影无踪，把老百姓留给日本人糟蹋。张国栋收留了两个国民党军队的伤号，把他们藏在地窖里。日寇清乡时，抓了好多人，张国栋藏的两位伤兵也被搜出来了。这下可不得了，连张国栋一块儿，五花大绑地往县城里押。可日本鬼子万万没料到这位不起眼的年轻农民实在不好惹。押解途中，张国栋故意落在队尾，一个日本兵惊奇地看见绑在张国栋身上的绳子像变戏法似的松开了，还没容他作出反应，这绳子就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一道魂灵飞回了东瀛。张国栋干掉了一个日本兵，前面的日本兵竟然还没发觉。张国栋把枪交给国民党伤兵，自己又悄悄接近了另一个小个子日本兵。他以掌作刀，以开碑碎石的力道在那家伙的后颈窝猛砍一掌，又一支步枪到了手。这时候，被抓的人解绳子的解绳子，跑的跑，一下子乱了套。日本鬼子发觉了，朝逃跑的人乱开枪。张国栋趁着混乱接连干掉了两个日本兵，但他抱着三八大盖却不知道怎么用，忽然，日本鬼子的歪把子机枪响了，逃跑的人像割麦子一样倒下一大片。张国栋一见这东西太厉害，急忙扔掉枪，捡了几块石头，嗖嗖地甩了出去。只见趴在机枪后面的三个日本兵号叫着，捂着脸满地打滚，机枪哑巴了。被抓的人群中有不少国民党军队的散兵、伤号，他们见日本兵已经只剩几个了，便一窝蜂地扑上去，拳打脚踢刺刀捅，一共十二个日本兵就这样报销了。没有跑的百十号人聚在一起商量，张国栋是大伙儿的恩人，功夫又好，有人提议，干脆都听他指挥，拉队伍打日本鬼子吧！就这样，张国栋带着这帮人奔往沂蒙山，打算到大舅家落落脚再从长计议。

说来也巧，张国栋的大舅是共产党员，做地下工作，见外甥拉起了一支队伍，立刻向上级汇报了，上级马上派人来做工作。大家都是受苦人，又与日寇不共戴天，很快这支队伍就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后来又编入了八路军。张国栋也成长为八路军中一名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他当上了连长。战士们跟着张连长打仗胆气特别壮，摸敌哨、抓舌头、打伏击那是张国栋的拿手好戏，尤其是遭遇战、肉搏战，张国栋向来是把驳壳枪往腰间一插，捡几块石头，手一扬，准有一个敌人倒下，不是打瞎了眼球就是打塌了鼻梁骨，有那不经打的干脆就流出脑浆子。

1944年，张国栋在一次飞机轰炸中负了重伤，只好回根据地治疗、休

养。伤势稍有好转，上级又安排他去延安学习。抗大毕业后，他被派到粟裕司令员手下任团长。从解放战争开始到渡江作战，大仗、恶仗打了十几场，小打小闹不计其数，张国栋带的这个团打出了威风。别看他聪明绝顶的粟司令员佩服得五体投地，从不敢违背司令员的作战部署，粟司令却打一仗骂他一顿。原因只有一个：他这个团长生怕战士伤亡，动不动就上前线耍大刀片。也许就因为这一条，跟他前后脚当团长的战友们都提成师长了，唯独他还当着团长。渡江作战前夕，他当了师长，肩负的责任从此不允许他再上火线领着战士们冲锋了。

1950年，张国栋已是副军长了，按照彭德怀总司令的命令，他率领军主力的两个师秘密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作战。1954年回国。后来这员勇将被授了少将军衔。

张国栋有二子一女，大儿子张建华，次子张建国，小女儿张建平。张国栋给孩子起名还都有寓意：大儿子叫建华，其寓意是表达自己致力于解放全中国，为振兴中华奋斗终生；二儿子叫建国，其寓意是表达自己盼望新中国早日建成，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理想目标；小女儿叫建平，其寓意是盼望从此不再有战争，实现人类和平，让人们过上幸福美满的新生活。张国栋是在沂蒙山结的婚，张建华出生在日寇大扫荡的危险环境中，从小听惯了枪炮声，小小年纪就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张国栋见儿子是块练武的好料子，喜爱得不得了，只要一有机会就教儿子练功，一点一滴把祖传武功全部传给了儿子。小建华长到十六岁时，仅就武功而言，已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张建华不大喜欢读书，学习成绩一直不好，这倒不是因为他笨，相反，他的聪明、机智早已超过了实际年龄，只是因为张国栋从朝鲜回国后才把家属从革命老区接到北京，十二岁的张建华和一群七岁的孩子同上小学一年级，简直是羊群里钻出个大骆驼，成天被别人当稀罕看，建华自己也难受，这种情况下他如何能好好学习？张国栋没有勉强儿子，在建华十八岁时干脆送他参了军。但对二儿子建国，张国栋不再要求他习武，而是督促他努力学习。建国不负父亲的愿望，于1962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

张建华似乎天生就该当兵，进了军营后简直是如鱼得水，一年立两回三等功是小菜一碟，军事技术大比武，团、师、军直至军区，个人全能第一名非他莫属。各级首长都不知道怎么喜欢他才好了。

张国栋曾作为总参检查组的一员到儿子所在的部队视察。那天上午的课目是二百米内综合战斗技能的考核。战士们严格按教范做动作，唯独张建华的

动作与众不同，尽管他的动作疾如闪电，却总显得漫不经心。别人为了保证射击准确，尽量采用单发速射，他却以一串点射打烂了靶心。尤其是通过障碍墙，他一跺脚，仅用一只空着的手在墙头一按就飞过去了。首长们对他赞不绝口，纷纷向张国栋表示祝贺。人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将门虎子”这类的话，战争年代的老战友甚至说现在的建华比当年的张国栋还厉害。张国栋却沉下了脸。事后，张国栋着实训了儿子一顿，并严禁他今后再这样张扬、卖弄。

1962年，张建华所在部队的首长到北京开会，专门找张国栋谈了对张建华的工作安排问题，总参决定组建一支新的特种部队，各大军区都要把政治素质过硬、军事技术超群的尖子抽调出来。部队首长已决定调张建华去特种部队，因此利用开会之机征求张国栋的意见。张国栋只回答了一句话：“张建华是个军人，服从命令是他的天职。”

张建华当了特种兵后，几乎与家里断了联系。张国栋经常劝慰妻子，说建华所在的部队保密性强，不便与家庭联系是很正常的。1964年，建华回北京探亲时，张国栋夫妇才知道儿子是从海南岛回来的。儿子瘦了，皮肤变成了古铜色，全身的肌肉简直就像铁块拼组而成。张国栋想试试儿子的武功到了什么火候，但对拆时，只要腿脚、手臂与儿子接触，他立即感到疼痛，力量稍微用得大一些反而自觉骨头都要断裂了！张国栋微笑了，儿子已经远远地超过了父亲。

建华的假期很短，而且部队马上要调动，父母除了叮嘱儿子注意身体，好好干之外，只能悉心为儿子做些好吃的，然后把儿子送上火车，再往车窗里塞进大包小包的食物，连儿子的战友们都有牙祭可打了。此后近三年的时间儿子又断了音信，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后，张国栋才在一个极特殊的场合再次见到了儿子。这时，张建华已是广西中越边境附近一个专门为越南人民军训练特种兵基地的教官。

那是1966年底，张国栋突然被隔离审查，机关造反派要他交代1940年以前当“土匪”的问题。张国栋被这些人弄得哭笑不得。他多次向造反派解释，并说娃娃们太年轻，对历史不了解。不料这句话又成了新罪状！

“土匪头子”外加“现行反革命”的罪名使他进了监狱，一起被关押的还有十几位将校级军官，而且，由于“老家伙”们太“顽固”，文斗渐渐变成了触及皮肉的武斗。将军们怀着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默默忍受着这无端的屈辱和迫害。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张建华突然回到了北京，他是利用出差的机会回家看看的，但他见到的竟是面容憔悴、卧病在床的母亲和在单位学校挨了打的弟、妹。张建华狂怒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发生，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父亲一生的经历张建华太清楚了，他决定不顾一切后果也要把父亲救出来！此后的几天里，他一边为母亲治病一边探听父亲被关押的准确地点。他经过周密的侦察并准备好一切后，让妹妹张建平护送母亲回父亲的老家沂蒙山区暂时避一避，对弟弟则叮嘱，无论谁来问，一口咬死，没见过哥哥！张建华开始了非同寻常的极端行动。

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牢房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一些年岁大的老干部都病倒了。尽管张国栋身体壮实，但是连续几个月挨打、挨饿，仍然支持不住，他也病倒了，好几天高烧不退。一天夜里，张国栋在昏迷中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呼唤：

“爸爸……你快醒啊！爸爸！”

是华儿！张国栋猛地精神一振睁开眼，用力握住儿子的手臂，仔细辨认着。一点不错，真是华儿！忽然，他的笑容不见了，他松开手问：“华儿，你怎么来了？是他们让你进来的吗？”

张建华焦急地说：“爸爸，快跟我走，出去再说。”说着就把父亲往背上背。

张国栋一下子明白了，但仍挣扎着说：“不！我不能出去，我不能当逃兵啊！”

张建华急得双眼都快冒火了，厉声说：“爸，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张国栋执拗地说：“我是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的，我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我要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张建华从小都没有和父亲顶过嘴，但此刻顾不得许多了。他一把抱住父亲，边向外拖边吼道：“爸，你别傻啦！你看看，这些叔叔、伯伯们哪个有问题？他们不忠吗？关在这等死，谁又替你们说句公道话了？”

在走廊里，张国栋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推开了儿子，摔倒在地。张建华心疼地扶起父亲。

其他牢房的老首长们都聚在铁条门边纷纷劝道：“张部长，能出去就快走吧，咱们不能让人家一网打尽啊……”

“老张，留条命跟他们斗！出去给主席写封信，主席会给咱们做主的……”

“老张……”

张国栋看着老战友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惨相，牙根一咬，对

儿子说：“好，你把他们的门全打开！”

张建华默运神功，将每一间牢房的门锁硬是用手扭开了。他背起父亲，喊了一句：“叔叔、伯伯们，外面的岗哨我都收拾了，快走吧！”说着，箭一般地冲出了走廊。张国栋看到值班室门口有一个人倒在地上，室内倒着两个，大门口有两名战士被捆在一起，手脚正在蠕动，他知道，儿子不会要他们的命，但以后怎么办呢？他的心揪紧了……

张建华背着父亲跑了一段路，来到公路边。前面不远处突然有一辆汽车开亮了灯光，跟着发动机也轰响起来，这是一辆解放牌军用汽车。张建华把父亲扶进驾驶室，自己也钻了进去。司机也是戴领章帽徽的年轻人。

汽车狂奔着，很快北京城的灯光就被甩在后面，张国栋昏昏睡去。当他醒来时，天已大亮，汽车开到一幢大楼前的广场上停下。张国栋朝楼顶看去，原来已来到保定火车站！张建华爬上后车厢，提下来两只旅行袋。他取出父亲的军装，就在驾驶室里为父亲换了衣服。他拍了一下司机的肩，道了一声谢之后，扶着父亲向售票处走去，那位年轻军人一言不发地掉转头开走了。

两天后，张建华护送父亲来到了陕北安塞的一个小山村。张国栋住进了一家只有夫妇二人的窑洞。这对夫妇的儿子是张建华的战友，在同一个分队当教官。张建华把一切必须交代的事情向父亲讲清楚后，急匆匆地赶回广西基地去了。

张国栋在陕北休养了一年，又悄悄地回了沂蒙山。他再也没有得到华儿的消息。从建国那里得知，1967年春节后有好几批调查人员找建国的麻烦，要他交代父亲和哥哥的去向。建国当时的确什么都不知道，调查人员最后只好不了了之，后来就没有人再过问这件事了。慢慢地，张国栋试着和一些老战友、老首长建立了联系。老首长让他在沂蒙山把身体养好，不久还有他的用武之地。1974年，张国栋终于重返北京。这时他才得到了华儿的消息，但这消息却把他震呆了、震傻了。一位与他共过患难的老战友告诉他：“你的大儿子可能已经在越南牺牲了。”

原来，张建华的那位安塞籍战友两年前曾到北京来找过张国栋，但张国栋尚未回北京，他只好把张建华可能牺牲的事告诉了张国栋的那位老战友。张国栋的心像被万箭穿透，不久他就病倒了，而且这一病就是两年。这期间，老战友们通过各种渠道帮他调查，得到的消息支离破碎，连记事本的一页纸都不满。张国栋到出院时也只仅仅知道建华从安塞返回广西的基地后立即就被逮捕了。在押解他回北京的火车上，建华轻而易举地制伏了四名押解人员，跳车

逃走了。1969年，基地接收了一批越军新学员，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在离河内四十公里的一处秘密营地担任警卫任务时见过中国教官张建华，而且张教官那一身神奇的本领更是警卫们每天最热门的话题。后来张教官不见了，听说在支援南方作战时战死了。这些新学员来到中国的基地后，立即向基地首长报告了张建华的情况，人们这才知道张建华的下落。所有情况就是这些，张国栋想通过两国的大使馆帮助查询儿子是怎么牺牲的，或是牺牲在什么地方，但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他这样做，儿子毕竟是一个越境的逃犯啊！时至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政治环境宽松多了，但是中越两国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终于真刀真枪地打起来了。寻找儿子下落的事只能暂时作罢。

1984年，张国栋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这一年，久病不愈又坚决不回北京的老伴在沂蒙山老家去世。老人到死也不知道长子已经埋骨异国他乡。张国栋重新开始托关系调查儿子的下落，但毫无进展，直到去年才通过驻越使馆的关系找到了一位曾为张建华开过车的越南伤残退伍军人。此人所能提供的情况并不多，但只要有专人顺着这条线索找下去，还是很有希望知道儿子的下落。张国栋决定亲自去越南查找，儿女们决定由建国的儿子张崇武陪同爷爷去越南，负责照顾爷爷。于是，建国和建平开始忙着为父亲和崇武办理出国申请、护照及签证等十分繁琐的手续。张国栋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张国栋的下盘收成马步，做了收势。那姿势仿佛是坐在一把椅子上，四平八稳，纹丝不动。呼出一口长气后，他睁开半闭的双眼站直身子。

院门开了，张崇武兴高采烈地跑了进来。“爷爷！我回来了。哟，您刚练完功啊？”他来到爷爷面前，掏出手绢替爷爷擦去额头和鬓边的汗珠。

“嗯。”张国栋全身放松地朝屋门走去，“放假了？”

“放了。”崇武一步蹿上台阶，“爷爷，您等着，我去给您搬把椅子。”

崇武端了一把藤椅出来，放在葡萄架下，又给爷爷拿来茶具，一边沏茶一边问：“我小姑怎么还没来？”

张国栋伸展一下双臂，坐在藤椅上：“你们约好了？”

“昨天小姑给我打过电话，说今天要陪您去签证。”

一听这话，张国栋急忙坐直了身子：“可以签了？”

“这还有错？大使馆通知的。”崇武坐在爷爷身旁的石墩上。

张国栋微笑着拍了拍孙子的后脑勺，接过孙子递给他的茶呷了一口，像

是自言自语地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张崇武怕爷爷又想起伤心事，急忙打岔道：“我去给小姑打个电话……”

“不用了。”张国栋抬手制止道，“她说了要来就一定会来。对了，你吃早饭了吗？”

“吃了，爷爷。”

张国栋点点头说：“崇武啊，你上大学当然要以学习为主，爷爷不好意思干扰你，现在放假了，我可得问问你了，功夫是不是丢生了？”

“哪能啊！”张崇武笑道，“每天坚持练功精神特别好，别的同学一过十二点就哈欠连天，我每天夜里比他们晚睡一个钟头，早上还早起一个钟头，一点儿都不困。”

张国栋笑了：“说得好听，练两趟给我看看。”

崇武不大情愿地说：“人家大老远的刚跑上山来就……”

张国栋脸一沉，崇武立刻闭了嘴。在他心目中，威严而又慈祥的爷爷比爸爸的分量重得多，对这位一生中充满传奇经历的爷爷，他又敬又佩，爷爷的话岂敢有丝毫违拗！

“那练什么呢？”说着话，崇武已经向院子中央退了几步。

“游身八卦掌。”张国栋随口答道。

张崇武点点头，收摄心神，扎下马步，顿显面色凝重。他缓缓地做了起手势，忽然双掌一翻，一掌护住面门一掌蓄势待发，身随步转，掌随身出，劈、挂、格、挡疾徐有度，指东打西虎虎生风，张国栋一边喝着茶一边不动声色地看着，不知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张崇武今年二十二岁，读大学四年级，身材、长相酷似大伯张建华，浓眉大眼十分英武。自从得知华儿的噩耗之后，张国栋决心要把这个孙子培养成文武双全的出色人物。崇武六岁时，张国栋就开始训练他，为他打好习武的根基。如今的张崇武比华儿当年更有灵气，也更有知识，只是崇武比大伯父少了一些坚毅和刚猛。不过这是必然的，他们两代人的生活经历毕竟相差太大了。

张崇武拍出最后一掌，在离位收了势，八八六十四式功行圆满。

“爷爷，怎么样？没丢生吧？”崇武来到爷爷面前，不无得意地问。

“哼！”张国栋故作不屑，“比你大伯差远了。他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浑身胛子老厚，一身的硬功夫啊！你要想让爷爷夸你几句，还得刻苦练哪！”

正说话间，张建平进了院门。